

論 蘇 聯 文 學

上 卷

〔蘇聯〕季莫菲耶夫主編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РУС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ПРОФ. Л. Н. ТИМОФЕЕВА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1955.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816 字数363,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¹/₄ 插页2

1953年3月北京第1版 195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3500册

定价(7)1.70元

出版說明

本書原名“俄羅斯蘇維埃文學”，是一部有系統性的論文集，為了醒目起見，改稱為“論蘇聯文學”；其中包括二十四篇由不同作者執筆寫成的論文，除第一、二篇與最末一篇外，其餘各篇均以蘇聯社會各主要時期的文學狀況或作家為專題來論述的。

原書系蘇聯中等學校教師和師範專科學校學生研究蘇聯文學和教學的參考材料。

書中所附的注釋，除標明“譯者注”字樣的以外，都是原書的注釋。

本書中譯本分兩卷出版，上下卷各包括論文十二篇。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目 次

苏联文学的發展道路.....	1
苏联各民族文学的友誼.....	53
苏維埃时代高尔基的創作	111
馬雅可夫斯基	198
軍事干涉与国内战争年代的苏联文学	254
二十年代的散文作品	293
綏拉菲摩維支	328
富曼諾夫	350
別德內依	376
革拉特珂夫	399
三十年代文学的概況	427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戏剧創作	463

目 次

三十年代散文中的社会主义建設的主题·····	519
阿·托尔斯泰·····	575
肖洛霍夫·····	620
奥斯特洛夫斯基·····	678
伟大衛国战争年代的苏联文学·····	705
法捷耶夫·····	744
列昂諾夫的創作·····	786
伊薩柯夫斯基的詩歌·····	815
特瓦尔朵夫斯基·····	828
費定·····	868
爱倫堡·····	897
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是苏联文学發展中的一个 重要标志·····	932

論 蘇 聯 文 學

下 卷

〔苏联〕季莫菲耶夫主編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三十年代散文中的社会主义 建設的主題

希 屠 特

社会主义建設的主題所以成为三十年代文学的中心，是理所当然的。它是現代的主要主題，它是苏联文学对生活基本問題的反应。因此艺术的基本任务，也在它这里得到解决。

建設社会主义的实践使生活的一切領域，国家、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發生了根本变化。这就要求而且也允許艺术吸收那些惊人的、在历史上具有革新意义的生活素材。为了真正是艺术地掌握新的世界，就应该形象地去展示主題。新的生活素材必須通过“人学”的三棱鏡而折射，这就是說必須以艺术的特殊視力来表现特定人物的环境、活动和性格。这些人物在他日常生活实践里表现出当代的特殊实践。

当然，这种新人像新的生活素材一样，是时代給予艺术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會議通过了向苏联全体工人和劳动农民發出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号召，到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前、亦即經過一年多，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工人已經超过二百万，强大的生产革新运动的高潮已指日可待。在这股“壯闊奔騰的劳动洪流”(高尔基語)的頂峰上的是契留斯金号^①的史詩，是浮冰上的四勇士，是土庫曼騎兵貫穿全国的馳騁^②，他們上穷蒼

穹，远越异洲。的确，“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英勇的数千百万……群众劳动精神……”^③ 这些历史上的新事物，正好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主题中何以会产生新主人公——活动家，創始者，創造者和劳动英雄的形象。这种形象革新的程度，是必須清楚地了解的。

古典文学，特别是俄罗斯古典文学，以毫不容情的真实痛斥对劳动的各种各样的侮辱——强烈地斥責“挽轆”的工作，抗議沉重的剝削，憤怒地揭露奧勃洛摩夫之流的萎靡不振，描写被迫無所作为的“多余人”的悲剧。但是，要在艺术上同样充分而广泛地謳歌劳动，古典文学却無能为力，因为在当时，这会是虛伪的。只有在根本改变了劳动状况和劳动态度的苏維埃社会里，才出現了客觀的历史的可能性和作家主觀的根据，得以用现实主义的全部力量来謳歌群众劳动，而毋須乞灵于幻想、虛构和空想的方法。而且，这些可能性与根据不仅出現了，它們还成为重要無比的艺术任务。高尔基，这位真能囊括生活万象的天才，从不忽略任何一个社会阶層，任何一次当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任何一种思潮和任何一种人类感情，他認為給劳动以新的解释是他辽阔無垠的活动中的主要工作，这决不是偶然的。他在一篇有名的評述自己的文章里說：“假如我是一个評論家，要写一本論高尔基的書，那我会在这書里說：同志們，使高尔基得以成为現在的高

① 契留斯金号是苏联的一只北極探險船，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三日該船航經丘霍特海时为坚冰摧毀，船上人員迁至浮冰上居住，并繼續进行研究工作，至三月五日以后，相繼为苏联英勇的飛行員救出。——譯者注。

② 一九三五年，土庫曼的騎兵完成了騎兵史上空前的數千里賽跑。——譯者注。

③ “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中文版)，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三八七頁。——譯者注。

尔基的那种力量是……他第一个在俄罗斯文学里，也許第一个在生活里，亲身这样理解到劳动的最伟大的意义——劳动創造了这个世界上最珍貴、最美好、最伟大的一切。”

高尔基的全部創作都証实了他这个自我估价的正确。繼他之后，二十年代的苏联文学已經开始有效果地掌握了劳动的主题。描写劳动的有馬雅可夫斯基，綏拉菲摩維支，革拉特珂夫，李亚什科，卡拉瓦耶娃，希加及其他作家。在他們所創作的优秀作品里，解放了的劳动的奋發的热情，革命的强大創造力量以及劳动者某些最最重要的特点，都获得了体现。

但是，只有在三十年代，在五年計劃时期內（历史上从沒有过这样英勇的数千百万群众劳动精神）才产生了以充分的现实主义方法来創造这样活动家形象的前提。正是这种活动家体现出劳动的最大的意义——劳动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和第一个生活要求。随着这样的主人公的出现，艺术上对人的認識大大地提高了。世界文学創造了一系列的典型，曾罄尽社会、理智和感情的各个方面来描写人，而現在由于这种具有創造性劳动的原理和实践的形象，将更加丰富起来。創造这样的形象也正是所有描写社会主义建設的作品的共同任务。

在这些書里，社会主义建設的許多引人入胜的問題和各个方面都展示在讀者面前。这里有列昂諾夫作品里的“变大自然为人类奴僕”，莎吉娘作品里的对“計劃”的謳歌，卡达耶夫作品里的突击速度的决定性作用，伊林作品里的掌握新技术的热情，巴烏斯托夫斯基作品里的改造大自然，蕭洛霍夫和潘菲洛夫作品里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爱倫堡作品里的社会主义文化問題，馬卡連柯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作品里的新人形成过程，馬雷什金作品里的穷乡僻壤的消灭，克雷莫夫作品里的革新者运动等等。

这些作品在主题、情节、体裁特点和个人风格等方面都截然不同，其艺术面貌也多种多样。但是，由于总任务的一致，我们可以把这一系列作品^①都看作英雄的劳动者成长过程的反映。这个过程迄今尚未终止，它正好反映了社会主义以劳动还给人的循序渐进的阶段，这劳动是资本主义使它与入“隔离”（马克思語）的。就其总的目的，因而也不免是粗糙的外貌而言，这些典型的顺序是这样的：苏联文学首先显示的是改造世界的劳动的意义，此后，产生了主题的新的方面——在人們改造世界过程里使人們自己得到改造的劳动。因此出现了所謂教育小說一类的作品。最后，社会主义的新人带着对劳动的創造性的态度而出现，因而在描写先进生产者运动的作品里产生了創造者的形象。

下文将探討几部写社会主义建設的作品，它們最清楚地表现出社会主义建設主题的革新和形象的革新。

* * *

莎吉娘在得左拉盖特（亚美尼亚）水电站的建設工程上度过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的冬天。在这里，她早在一九二六

① 随着开始写这一主题的几部长篇小說（莎吉娘的“中央水电厂”和列昂諾夫的“索溪”）之后，在三十年代里出版了卡达耶夫的“時間呀，前进！”革拉特珂夫的“动力”，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伊林的“大传送带”，爱倫堡的“第二天”和“一气干到底”，伊林柯夫的“主軸”和“欢乐的城市”，巴烏斯托夫斯基的“卡拉布加日海灣”和“柯尔黑达”，馬卡連柯的“教育詩”和“塔上旗”，波格丹諾夫的“朋友們的聚会”，柯热夫尼柯夫的“主綫”和卡尔采夫的“主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样炼成的”，馬雷什金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人們”，凱特琳斯卡婭的“勇敢”，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和“工程師”，別澤圖斯基的“射击”和“悲惨之夜”，包哥廷的“速度”和“斧头歌”，謝尔文斯基的“电工厂的报纸”，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札瓦茨基的“黄金”和克拉特的“黄金”，加林的“轉变”和葛罗斯曼的“克留卡烏夫”。

年开始的构思最后确定了。“我就这样地写——写在得左拉盖特过冬时感受到的一切。”^①“感受到的一切。”就是早期的一个社会主义建筑工程的严格的工作日、日常的忙碌和風波，錯誤和混乱，失敗和發明。这一切真实地規定了长篇“中央水电厂”的内容及其生活素材的新鮮而丰富。

“中央水电厂”里的一个主人公在回答德国參觀者惡意誹謗的意見时說：“您說：‘欧洲制造的东西比我們的便宜，比我們的好’。是的，但欧洲制造的是物品，而我們制造的决不止是物品！全部要点在这里……每个工厂，每个建設工程，每个生产部門，……生产出来的……都是物品加我們的新社会……这就是您找都找不到的新原則——沒有私有者的經濟！……这个令人向往的世界，您虽来參觀它，可是却沒有瞧見！”

这个建設新社会的“令人向往的世界”就在莎吉娘的作品里展示出来。它是以一种独特的縮圖来展示的。

莎吉娘后来写道：“这本书的任务是在计划的观点上来描写社会主义建設”^②。米金盖斯（电厂名）的建設正是这样地（“在计划的观点上”）被描写为以社会主义原則改造全社会的整体计划的有机組成部分。

要实现这个計劃，只有具有創造性劳动的人才能胜任。当小說快脫稿时，莎吉娘在日記里写道：“‘中央水电厂’應該是劳动（即創造性的活动）的頌歌……”

似乎，正是在这里，在米金盖斯的建筑工程中，亦即在小說的主要事件里，應該特別用力地唱出这支贊美創造性劳动的頌

① 莎吉娘，“1917—1931年的日記”，莫斯科，1932年版，第二六二頁。

② 莎吉娘：“我怎样写作‘中央水电厂’”，（俄文版）职工会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三三年，第二四頁。

歌。

但是，在小說里看到的并不全是这样。在建設工程的故事里，創造性劳动的思想，主要是通过否定的形式（尖锐地斥責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的計劃，它是山洪暴發时桥梁失事的原因）显示出来的。在建設工地上，没有任何人能够鼓舞大家的創造精神。工地的领导人，工程师列翁·达維多維奇，这个失败的計劃的起草人，是書本里的教条主义的俘虏。地方委员会主席阿加別克，主观上是誠懇的、鞠躬尽瘁地效忠于事業的工作者。但他却不能领导工人，把他們的热情集中到建設需要的方面。支部書記外号“老好人”，这名字很动听。他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不錯，在小說結尾，对于建筑工地上發生的那場慘劇和当时各人所起的作用，只有他能作出正确估价。但是这位書記的全部积极性仅此——他在生产會議上的發言——而已。

与建設直接有关的那些人物，只有米金盖斯的总工程师能够从事創造性的劳动。在“米金盖斯的計劃”一章最后一个場面里，这位主人公在發現“整体思想”时所滿怀着的忘我的創造热情，被出色地描写出来。但遺憾的是，这只是与建設有关的創造性劳动的唯一插曲。

那么，在这部小說里，是誰使它实现了“成为一支劳动頌歌”这个使命呢？是阿尔沙克·葛努尼，这个在創作上經常焦急不安，不倦探求最富表現力的新形式的左翼战綫艺术家；是阿努士·馬尔哈疆，这个頑强而循循善誘，博得她年輕学生心悅誠服的白髮蒼蒼的女教师；特別是本書主要人物雷日依，他有着謎样的过去和渺茫的未来，現在正充任一个地位很低的建筑工地的档案保管員。

这些人物热中于創造的精神被作者生动地描述出来。但是

这种創造精神的典型性却被一个重要的情况所削弱了。这些人物的劳动，由于脱离小說的主要事件——米金盖斯的建筑工程，因而丧失了具体的历史根据。同时，小說中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就失掉它非常重要的創造性因素。

这一点在雷日依身上特別清楚地显露出来。他看档案这件事証明了他的智慧具有非凡的創造力，因而能在別人当作廢紙堆的东西里洞察其深刻意义。但是这种“洞察力”对于建筑工地的命运沒有而且也不应起什么影响。如果說雷日依这个人本身是假設的，那么，他和建筑工地的关系便更是假設的了。在小說里，雷日依負有許多任务。首先，他要保証情节的引人入胜，——在作者看来，“建筑工地上任何一个真实的人……对于情节都是不合式的”。“只有假設的人物，才能支持純文学的假設的情节。”其次，雷日依要起思想上的作用。智力水平極高的他，能够“从这种劳动形式轉到那种劳动形式，从这种思想体系轉到那种思想体系”，作为这样一个“游移的典型”，他應該把建筑工程的所有参加者和作品的各个部分連系起来。最后，莎吉娘指出：“在許多方面，当需要向讀者有教育意义地說明某种問題时，雷日依都代表作者說話。”

雷日依担当不了这样广泛的作用。这位主要人物的这种失敗也决定了小說結構的缺陷。“文学的情节”（关于雷日依怎样作理髮师这个沒有說完的故事），和作者的意圖相反，絕沒有“强烈地吸引讀者”。而小說的真实的題材——建筑工程的故事，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样，沒有把作者构思里非常重要的人物們，創造性劳动的体现者包括进去。但是，尽管作者这些艺术上的缺陷如此严重^①，“中央水电厂”仍然有权列入苏联的文学史。社会主义建設和作为創造者的人在書里虽然是隔离的，但是这

二者——宏伟的五年計劃和詩意的創造性劳动——都分別在莎吉娘笔下找到了充滿灵感的表現者。

在差不多和“中央水电厂”同时出版的列昂諾夫的长篇小说“索溪”^②里，社会主义建設的主题也同样和創造性劳动的思想相連系。但是由于列昂諾夫所独具的包罗生活万象的特点，所以在这里，与历史的創造性因素相对立的是多面的、而且由于互相勾結而危險無比的敌人。这里已經不仅是因循、教条主义和思想的刻板（像“中央水电厂”里那样），而是有技术的知識份子的有害的冷漠态度，庄稼汉的粗野的生活習慣，富农的反抗，僧人們身体和精神的丑恶状态（这是索溪建設的敌对力量，以前的白衛軍破坏行为的秘密靠山），成堆的官僚主义的公文，以水灾和粘土層猛襲人們的大自然的野蛮的原始力量，乃至可怕的春天的魔力——难以克制的感情力量。索溪建筑工程与旧俄“老朽世界”这一切势力的斗争，被作家描写为历史的創造性的理智和野蛮的破坏性的自發势力之間的激斗。因此，在小说的两極出現了两个正相反对的人物：一个是退職的白軍維薩里昂·布拉文，小说中的主人公們正确地看出他为强大的自發势力作辯护正是号召人們去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另一个是“革命的闖将”布尔什維克烏瓦捷夫，索溪建筑工程的倡議者和領導者之一，各种各样自發势力的敌人，同时是理智的無穷力量的極其坚决的捍衛者。烏瓦捷夫对索溪的建設工程已不再是“假設的”；他的劳动，他的意志，他的思想决定着工程的命运。在烏瓦捷夫的形象

① 一九四九年莎吉娘發表了“中央水电厂”的新的修訂本，但本文只限于三十年代的作品，分析和評價新版本，已不屬本文范围。

② 本書內柯瓦辽夫的文章里有关于长篇小说“索溪”的詳細分析，这里提到的只是本書与社会主义建設主题总的發展有关的地方。

上，作为創造者的人和社会主义建設結合起来了，这是“中央水电厂”所沒有作到的。但是列昂諾夫的获得这一巨大胜利，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他正确地把創造性因素和历史的創造性的理智結合在一起，而在具体体现这一創造性因素的烏瓦捷夫身上却过分地渲染了理性的特点，因而損害了人的一切特点。“适于独立生存的一架机器”——烏瓦捷夫是“火紅的铁液”鑄成的，这种“鋼筋混凝土氣質”使列昂諾夫的主人公大为减色。但是，“索溪”这部“卓越的作品”（高尔基語），具有出色的成就——問題的广泛，內容的唯理主义，展示題材的艺术，史詩般的叙述热情，心理分析的細膩，語言中比喻与語調的丰富多采；这一切明显而極有力地証明了“目前现实中的素材”給艺术开拓了思想上与美学上巨大的可能性。

正如莎吉娘和列昂諾夫一样，卡达耶夫也以社会主义建設的现实事件为自己长篇小說“時間呀，前进！”的基础。但是給他灵感的已經不是宏伟的“計劃”和强大的“理性”，而是另一种富有詩意的思想——社会主义速度的英雄事業。为了艺术地实现这种思想，他找到了独特的形式。对一系列写社会主义建設的作品說来是典型的、創造性因素与非創造性因素的冲突使卡达耶夫的作品不致陷于莎吉娘和列昂諾夫的小說所具有的那种支离与繁杂。

卡达耶夫一向醉心于内容丰富和意味深长的艺术細節，这就規定了他的創作的出發点：“在一粒雨点中……看見整个花园。”特約記者塞米奇金，这个被作者辛辣地嘲笑过的人物，怎么也不能明白，怎么也不喜爱这“宏伟而光輝的建筑工程的劳动世界”，因为他在寻找着“伟大事業和广闊規模”。与他不同，卡达耶夫宣称：“但願我們第一个五年計劃無比的英雄日子不会被人

忘記，那怕是其中的一件小事，甚至是最細微的瑣事”！構成卡達耶夫這本書的題材的就是這樣的最細微的瑣事——青年工人突擊隊用約格牌混凝土攪拌機創造了世界記錄，作者十分故意地把這種攪拌機拿來和文學傳統所照耀的“斷頭台的生鏽鋼刀”相比擬。

卡達耶夫尖銳地、斷然地顯示了圍繞紀錄問題而展開的爭論的真實意義。紀錄的反对者在與紀錄保衛者鬥爭的幌子下，實際在維護着保守的勞動態度。因此，確知“延緩速度就意味着落后……”的混凝土工人、紀錄的保衛者之取得勝利恰恰肯定了對待工作、科學和技術的革命的、創造性的、革新的態度，肯定了這種態度的原則上的正確和實踐的力量。

但是兩個敵對陣營的思想對立並不限於這點。作者在敵對雙方的“業務性分歧”的後面覺察到他們在社會政治上更普遍的敵對性。

在作品里關於紀錄的爭論總是伴隨着另外一種非常奇特的“爭論”，在這種爭論里，敵對雙方的表面的意見分歧遮蓋了他們內部的完全一致。工地總工程師納爾班杜夫和美國觀光者閻老雷·勞伯之間的這種出人意料的臭味相投，實際上是深刻的合乎規律的。紀錄的主要反对者——工于心計的鑽營老手納爾班杜夫對勞動的因循態度和對技術的奴隸態度，雷·勞伯為宗教、野蠻、反动行為作辯護，以及他們對蘇聯的刻骨痛恨都有機地交織在一起。擁護紀錄的人在紀錄這方面所取得的勝利是進步的社會主義文化對資本主義世界的黑暗勢力的勝利。這個勝利的源泉是明顯的。

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罪惡，就是它的反人道主義，無耻地貶低勞動的人的價值，不相信這種人的力量。“熱情”這個詞招來

了納爾班杜夫一陣冷笑：“热情——或許很好听，但是却很不科学。”这和雷·劳伯怀疑地估計“可怜的凡人的心灵”的潜力如出一轍。本書中的苏維埃人却以全然相反的信念出發：人类心灵的潜力是無穷的。他們認为人心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在他們細心拟制的紀录草案里“人的名字和数字并列，并且赋予数字以生命和意义”。卡达耶夫也这么做。他在描写与日具增的混凝土作数的同时，也描写了人物的形象（工程师馬尔古里斯，总工长科尔尼耶夫，工长馬夏，队长伊舒勤科、哈奴摩夫和友梅柯夫，常胜队工人斯密丹那、奥利亚·特利格布娃以及“共青团真理报”巡迴組的工作人員），而他們的热情、灵感和創造的激情赋予了作家所叙述的一次劳动胜利的故事以生命和意义。

本書的主要思想——布尔什維克式速度的英雄事業在小說里找到了極其有机的艺术形式。从混凝土作数增加的故事里，卡达耶夫抽出小說的中心形象——時間的形象，并以它为焦点，集中地来安排故事的一切思想和風格的綫索。

在小說里，時間首先是作为决定性的結構原則出現的。卡达耶夫不止一次地說自己的作品是編年史，并坚决強調在开展情节中時間的作用。小說随着已拨好時間的鬧鐘的鈴声开始的，此后許多章也都是这样以报时开始：第十四章第一行，“時間是八点五十分”；第三十八章第一行，“時間是十五点二十分”；第四十七章第一行，“納爾班杜夫五点鐘开始在建筑工地值班”；第五十九章第一行，“時間是十一点四十五分”；最后，从十六点起，打破紀录的工作开始——一切事件都是随着鐘摆的不断摆动而进行的。

但是，小說这种結構的主要特点及其意义并不仅在于它的紀时，而在于这种紀时的特殊性質。与通常的編年史不同，在卡